

沁河县距离大梁西都不远，尚称得上是个富足的地方，百姓安居乐业之余，也会看个戏儿、听个曲儿、寻些闲趣儿。

热闹的茶楼里，说书人正说得满面红光、双目炯亮。

“话说这燕国二皇子柳时文本已布局停当，要利用风眠晚将三皇子柳时韶引入圈套。只要三皇子出事，谁还能拦他继位？眼看一切顺利，三皇子被假扮风眠晚的女子刺倒，二皇子急忙带人奔过去看时，四周高墙上忽然出现无数弓箭手，万箭齐发……”

“啊——”

众人正凝神听着，忽被这分不出是戏里还是戏外的大叫惊到。说书人正要敲下去的醒木在惊吓里歪了歪，擦过桌沿跌到了地上，滚到一个男人的膝前。

嗯，那人被压得动弹不得，膝盖便跪在了地上。

也是昂藏七尺的汉子，可偏偏被一个瘦瘦的少年紧紧抓住，后背也被少年的靴子抵紧，差点将他的胸口压到地面。

少年才不过十八九岁，一身素白长衫，唇红齿白，眸明如玉，笑起来时更有一对梨涡漾起，看起来十分俊秀讨喜。他甚至十分温柔地向那男人笑道：“拿出来！不然，把你的骨头敲成一节一节喂我家小坏！”

他的手也瘦瘦的，白净细长得完全不像会武的人，但那汉子挣扎得胳膊上的肌肉都快爆出来，手腕却似被火钳夹住般挣脱不开。他终于惨叫着松开另一只手。

几个钱袋、荷包跌落在地，便听那边有人惊呼，纷纷摸向自己的腰间或怀中。

茶楼老板已笑容可掬地迎上来，哈着腰道：“原爷辛苦了！辛苦了！小的便知

道只要原爷出手，再没有找不出的贼人来！”

那汉子有些绝望：“你……就是沁河新来的原捕快？”

少年眉梢眼角都含着笑，看上去居然有几分顽劣：“好说，好说！叫我阿原就好！”

他看众人将失物认领回去，潇洒地拍拍手，将那汉子一脚踹倒在地，随后便身着便服的衙役持着绳索冲上前，将汉子捆了就走。

不论乱世还是治世，总少不了鸡鸣狗盗之徒、男盗女娼之辈。有这些人的地方，便少不了阿原他们这些捕快。

茶楼老板急急地为阿原上茶时，阿原已拾起说书人跌落在地的醒木，在桌上敲了敲：“杨木的？”

说书人点头，惋惜地看着醒木上跌出的裂缝。

阿原还给他：“继续说书吧！说得好听，下回我带个乌檀木的给你。”

说书人眼睛亮了亮，连声应了。

那边已有人心急，顾不得眼前的插曲，急急地问道：“先生，后面怎样？三皇子死了吗？”

又有那见多识广的“喊”了一声，答道：“三皇子哪里会死？谁不知如今燕国的皇帝正是三皇子柳时韶？继位有半年了吧？”

说书人忙将醒木一拍，继续说道：“二皇子刚要去看三皇子有没有死，那边万箭齐发，竟将二皇子乱箭射死！站在那些弓箭手后面的，正是三皇子的红颜知己风眠晚！说起这女子，可真真了不得，长了副倾国倾城的相貌不说，还武艺高强，心狠手辣！与她青竹梅马一起长大的师兄，只因挡了她的道，竟被她挑断脚筋，丢入山谷喂了狼！她这招将计就计，直接取了二皇子性命，将三皇子送上了皇位！”

他又拍了一下醒木，便觉得这醒木的声势的确不够，低头瞧一眼阿原，不晓得这位刚到沁河两三个月便名声大震的少年捕快，会不会真的送他一个乌檀的醒木。

阿原显然听得入了神，侧着头若有所思，眉眼间显出几分少年的稚气。

这时茶楼内忽然一阵骚动，一个浓眉阔口的肥胖贵公子带了七八名奴仆奔来，喝道：“姓原的，你打定了主意要跟老子抢女人是不是？”

紧接着，一个蓬头垢面的丫头冲出来，指着那贵公子的鼻子，气急败坏地叫道：“你谁啊，少坏我家公子爷的名声！”

贵公子道：“花月楼的傅姑娘说了，非原沁河不嫁！我呸，一个小小的捕快，没品没级，跟我朱绘飞抢人？”

茶楼里多得是无事耳听八方的闲人，晓得这贵公子朱绘飞乃当今大梁皇帝的族人，又是家中嫡长子，平时任意妄为、花天酒地，闹出的事比说书人说的书还热闹，便也都顾不得再听说了。

阿原却不愿成为八卦的主角，撇开朱绘飞不理，只问说书人：“后来呢？三皇

子当了皇帝，风眠晚就当皇后？”

说书人迟疑了下：“没有。燕帝后来立了他的嫡妻宁氏为皇后，风眠晚被送往晋国和亲，嫁给了晋国大将军李源。”

阿原叩了叩桌沿，嘀咕：“无趣！”

说书人纳闷，寻常男人们听说书，先关注的都是男人们的荣华富贵，罕有先问女子是否心愿得偿的。他仔细看了看阿原平滑的脖颈，再联系隐约听到的一些流言，顿时恍然大悟，忙笑道：“听闻那李源对风眠晚思慕已久，这眠晚姑娘也是自愿入晋和亲的……”

那边的朱绘飞被无视，几乎咆哮起来：“原沁河！”

阿原抬头：“朱绘飞？”

朱绘飞横眉顿足，肚子上腆出来的肥肉晃了三晃，自觉更加威猛不凡、气吞山河。他拍胸道：“朱绘飞！”

阿原将足尖点在地上，活动了几下脚踝关节，扬腿踹出。

一块硕大的肥肉呼啸着掠过众人头顶，在惊叫和惨叫声里飞出了茶楼。

奴仆们慌忙奔出去搀扶时，阿原拍了拍手：“果然，猪会飞！小鹿，走了！”

那蓬头小丫头连忙应了，跟在后面咯咯地掩嘴笑：“招惹咱家小姐，真是猪脑袋！”

众人都在惊叫哄笑，谁也没注意这个小丫头在说什么。

只有说书人惊愕地看她两眼，然后喃喃道：“我的书还没说完呢！风眠晚在和亲途中遭遇劫杀，被接入晋国时身受重伤，据说一身武艺全废了，连性情都变了……也好，也好，晋国若得风眠晚，岂不如虎添翼，更不肯听咱们大梁的了……”

自梁王朱煌杀唐哀帝自立，迄今已有数年。如今诸国并立，却都不如梁国强大，纷纷向梁国纳贡称臣，独河东晋国以大唐嫡系自居，君臣悍勇，至今交战不歇，正乃梁国心腹大患。

只是此等家国大事，与他小小的说书人有何关系，又和那小小的捕快有何关系？都是混口饭吃罢了。

阿原走到林子边，撮口为哨。远处很快传来清亮的鹰声相和，同时一道黑影破空而下，掠过杨柳枝、桃花林，俯冲过来。

阿原笑得两眼弯弯，抬起臂膀，那黑影便徐徐敛了羽翼，立于她的臂腕上。

褐翅白腹，黄脚乌爪，雪色眉纹下黑目炯炯，昂首四顾时颇有睥睨众人的王者之气。

竟是一只半大的苍鹰，偏偏温驯如鹦鹉，正用它尖锐如钩的黑喙啄着翅膀，然后温柔地看着阿原。

阿原从怀中取出一块油纸，打开，露出一大块兔肉。她将兔肉递给苍鹰：“小坏，

吃肉了！”

那只叫小坏的苍鹰立时双眼发亮，俯身大块朵颐的姿态更显矫健。

茶馆里的喧嚣已离得远了。两三只黄鹂儿在柳枝间纵跃着，忽被什么惊到一般，着急地扑着翅膀飞开。翼尖触到清澈的溪水，便有一道细细的水纹悠悠地荡开。桃花开得正盛，正有落瓣随风轻盈地飘落于一人一鹰跟前。

阿原笑意愈盛，深陷的酒窝似盛了浓郁春意，清美得宛如自画中步出，令人心荡神驰。

其实，她的轮廓甚是柔和，只是身材高挑，简简单单一袭布衫裹在身上，亦有种迥异于常人的挺拔骄傲，一眼看去绝无寻常女子的娇羞矜持，何况又是公门中人，纵有疑心，谁又敢多嘴？

蓬着头的小鹿趴在石头上看着这一人一鸟，眼睛里依然是满满的惊叹。

她道：“小姐，才两个月，你到底是怎么把这鹰驯得跟养熟了了的狗似的？”

阿原摸着油亮的鹰翅，说道：“不知道。想着应该怎样养，便怎么养着。或许以前养过吧？”

小鹿摇头：“小姐是养过鹰，可那是别人帮你养的。有一日那养鹰的少年去了夫人房里，一夜没出来，小姐就把那鹰炖了汤……倒是养的狗不错。虽然也是下人养的，可小姐喂的骨头多，那狗每次瞧见小姐都摇头摆尾的……”

阿原道：“我不喜欢狗。”

小鹿笑道：“小姐不喜欢鹰，不喜欢狗，连小猫小兔小鸟也没一个喜欢的。小姐只喜欢年轻俊秀的男子，跟收集古董似的收集了一堆！小姐手里这把剑，就是那个叫萧潇的剑客留下的。”

阿原很满意地摸向腰间的剑：“这是把好剑。”

小鹿好奇地道：“可小姐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呀！”

“当时……我说什么了？”

“小姐看着他抱头逃去的背影，满眼失落，忧伤地叹气……”小鹿学着那神情，圆圆的脸上努力地浮现几分幽怨，“小姐说，可惜啊可惜，这么好的男人……”

阿原低头瞧着油亮的剑柄，以及剑柄上发黑的“破尘”二字，可以想象得出原先的主人每日摩挲这把破尘剑的爱惜之情。这也就让她更加难以想象，那剑客怎么会被一个花容月貌的贵家小姐追得落荒而逃，连随身宝剑都不敢要了。

她问：“后来呢？我也用它练过剑吧？”

“练剑？”小鹿笑了起来，“小姐要笼络萧潇时，倒是缠着他教过几日。后来萧潇逃走，小姐每天早上便只对着挂在墙上的剑长吁短叹几声，然后去找谢公子、小贺王爷他们玩去了……”

小鹿仔细打量着阿原，依然疑惑不已：“小姐明明没练过剑，没研究过追捕犯人，

更没驯过鹰……”

看小坏吃完兔肉，阿原甩一甩手，让它到一旁的树上歇息，问小鹿：“我原来每日在家，都学些什么？”

小鹿道：“学得可多了！琴棋书画固不必说，歌舞诗词也是京中闺秀必学的！小姐还精茶艺，擅女红。去年太后贺寿，小姐送了一幅亲绣的江山图，又当众画了幅百寿图，看得皇上龙心大悦，大赞小姐才貌无双，当即赏了一千两黄金，还说京中那些王孙贵族、名门公子，但凡小姐看上的，尽可禀明，皇上都会成全。”

阿原撩起袍角，单腿支于山石上，俯身含笑：“于是，后来我要了那个病得快死的端侯？”

小鹿竖起大拇指，满脸佩服：“看咱们小姐多聪明！端侯病重，不能人道，便是小姐跟别的男子在一起，他也没法说什么。待他死了，这无兄无弟的，还能留下一大笔家财给小姐享用，从此也不必再看夫人眼色……”

阿原的脸上红红白白的，说不出是羞还是窘，只将手中的破尘剑连着鞘一下一下戳在山石上，苦恼道：“世人眼里，我便是……如此风流浪荡、毫无节操？”

小鹿脸色变得有些怪异：“小姐，小鹿跟了你四年，好像从没见过你有节操这玩意儿……”

阿原一剑敲下去，小鹿慌忙抱头，破尘剑恰好从她的脑袋边擦过，却连她一根头发丝都没碰到。小鹿忙叫道：“小姐息怒！息怒！节操这东西原本也没什么用，又不能当饭吃……何况小姐虽没节操，可天生一副仙姿国色，才情高、性情好，温柔婉约、娇美娴静、善解人意……要节操做什么？”

阿原将左手随意地搁在自己支着的腿上，右手拿剑不停地敲石头，横眉问：“我温柔婉约、娇美娴静、善解人意？”

小鹿挠头，再挠头。

眼前一身男装的女子虽有着和往日一样的容颜，可她的身手高明，言行爽利，眉眼少了几许温柔妩媚，多了几分机灵俏皮，一眼看去简直不像女人，更不像从前那个高贵风流引无数儿郎竞折腰的大小姐。

于是，小鹿好久才能道：“喏，其实小姐也不用想太多。有夫人在，小姐……算不得风流浪荡。”

有原夫人在，原家小姐绝不会是最浪荡的。

她的母亲原夫人容色倾城，裙下之臣遍布梁、燕、赵等国，上至皇帝，下至走卒，无不是原夫人的入幕之宾。想当年，原夫人只言片语，便令昭帝被害，群臣受诛，最终令江山改朝换代，那才是真真正正的红颜祸水，令世人为之侧目。

阿原一直在想，肯定是哪里弄错了，她不可能是原家大小姐原清离。

可原家上下数百口，加上与原家交好的无数亲友，以及那些和原清离有过肌肤

之亲的情郎们，绝不会认错人。

据说，原清离在前去探望病重的未婚夫的途中遇伏，随身侍从大多遇害，她被救后昏迷数日才醒过来，然后……忘了自己是原家小姐，更忘了自己曾那般风流。

她把自己的脸皮抓了又抓，抓了又抓，确定这张脸绝对是她自己的，哀叹未歇，便悲剧地发现床头侍奉着的那众美少年，竟都是跟她有过肌肤之亲的小情郎，顿时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再听闻数日后将嫁给快死的端侯，她毫不犹豫地脚底抹油，卷了铺盖行李，带着这个叫作小鹿的呆萌侍女逃之夭夭了。

离开梁都后，她阴差阳错地救了前来上任的沁河县县令李斐，于是阴差阳错成了沁河县的女捕快。

她没觉得自己有什么诗词歌赋的天分，但横刀立马抓捕坏人对她来说却像是饭后茶点，干起来轻松愉快。

于是，大梁原家小姐失踪了，沁河多了个姓原的捕快。

她不好说自己是艳名远播的原家清离小姐，只说自己叫阿原，从南方逃难而来。彼时战乱频起，四处流民颇多，官府常会招揽逃来的流民去耕种因战乱荒芜的农田，于是李斐也不怀疑，凭着当地父母官的职权，轻轻松松给她在沁河县落了个户藉，并指沁河为名，叫原沁河。

薪俸不高，但县令大人青眼有加，她又聪慧爽朗，倒也和县衙同僚处得融洽，过得悠闲轻松。即便有知晓她是女子的，也不愿去揭穿，只是她生得俊俏，便多少有些流言传了出去。

苍鹰小坏歇在树上，眨巴着黑眼睛，忽然振翅俯冲下去，却是冲着芦苇边自由嬉戏的野鸭而去。野鸭们吓得游窜向岸边的草丛，而水中亦有鲤鱼惊起，纵跃出水面，银鳞划过空中，似一道雪亮的锋刃闪过。

阿原看着小坏从银鳞上方掠过，忽然间怔了下。

眼前似乎看到了谁执剑在手，手指清瘦苍白，却修长有力，利落迅捷地划过一道雪亮剑影。羽翼零落处，但闻唳声凄厉，一只飞鹰拖着一串血珠栽下……

“小坏！”

阿原蓦地高叫，连呼吸一时之间也顿住了。

小坏立时转身飞回，落于她跟前的白石之上，黑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她。

小鹿抬头，见阿原面色有异，忙问：“小姐，怎么了？”

阿原定神，摸着小坏的脑袋，低头看它油亮无瑕的翅羽。不过是从鱼鳞上反射过来的阳光，哪里来的剑光？又哪来的伤痕？

她沉吟道：“没什么……我还是觉得我以前养过鹰。”

小鹿坚持道：“小姐只养过画眉！”

这时，只闻有人大呼小叫道：“这谁家的鹰养得跟画眉似的？大号的画眉吧？”

竟是刚才被阿原教训过的那个富家公子朱绘飞。

他应该是被教训了一顿，执著地追了过来，却不知为何耽搁到现在。

阿原明知朱家是皇室宗亲，即便不得势，也不是寻常人该惹的，遂也不想跟他纠缠，懒懒地道：“嗯，不招惹它，它比画眉还乖……它刚啄瞎了一只野狗的眼睛。”

阿原说得云淡风轻，朱绘飞却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眼睛，再看向小坏的利喙，张了张口，一时竟然说不出话来。

阿原得意地笑笑，举目看向朱绘飞的身后，拍着小坏的手忽然顿住。

朱绘飞的身后依然有四五名奴仆簇拥着，因都晓得阿原是官府中人，不太好招惹，便没有原先狗仗人势的霸气，都在和旁边一个骑在马背上的年轻人说话。

那年轻人二十出头的模样，穿着一身天青色布衣，容貌俊秀，眉眼淡淡，唇色微白，似有些病容，却骑着匹极高的枣红马。他高踞马背之上，正居高临下地盯着阿原，嘴角扬起一抹似有若无的弧度。他的眼睛形状很好看，眸子很清、很亮，偏又深且黑，好像谷底的清泉，明明隔绝尘世，清澈无尘，偏偏处于绝崖之下，深不见底，一眼看去只剩幽黑。

阿原并没有见过这样的眼睛，至少她从昏迷中醒来后，便不曾见过这样的眼睛。这般清幽如潭的眼睛，任凭哪个女子见到，都会难以忘怀。而且那眼神……竟似直直地看到了她的心里，令她莫名地忐忑起来。

见阿原注视着自己，那年轻人收回目光，向朱绘飞道：“朱兄，谢兄让我带给你那些册子，你还要不要了？”

他的声线平和，无波无澜，只是尾音微微上扬，有些含笑调侃的意味。

朱绘飞连声应道：“要！要！”

他转头看向阿原，托了托下垂的肥肚子，自觉气势上来几分，才高声道：“原捕快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傅……傅蔓卿是本公子看上的，不许你染指，不然，砍掉你的手指头蒸了下酒！”

阿原道：“哦，那你留着吧！记得将她娶回家去，否则你要砍的手指头一锅都蒸不完，还得烦烦我去逮捕你。这宗亲伤人罪，也不晓得县令大人会怎样定，想想都替咱们李大人愁。”

朱绘飞的肥指头戳向她，怒道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阿原一笑，脸颊上酒窝深深，更多了几分漫不经心：“人话。”

她撮口为哨，很悠扬的调子响起，小坏已振翅而飞，从主人头顶掠过，自在地飞旋于空中。而阿原衔了根青草在口中，将翠叶儿咬得有节奏地跳跃着，已潇洒地径自离去。

小鹿向朱绘飞做了个鬼脸，大笑道：“朱公子，你听不懂吗？公子说，花月楼

那位傅姑娘，只要有钱，谁都能染指。你没砍完他们的手指头，就要被县令老爷抓去大刑伺候啦！”

朱绘飞怔了怔，叫骂两声，大概牵挂着那年轻人说的什么册子，无暇再跟阿原的小丫头计较，忙忙催促那年轻人离去。

远远地，尚听得到他在大叫：“景知晚，别盯着那个捕快了！再好看，也不过是个男的……”

阿原走出一段路，拈了齿间的青草在手上把玩，问小鹿：“那个人是不是一直在盯着我？”

小鹿道：“哪个人？朱绘飞喊的那个？他好像叫景知晚……嗯，他在看小姐？我怎么觉得他一直在看我？”

她整理着自己乱糟糟的头发，从袖里掏出一面小靶镜，对着镜子笑得龇出小虎牙。

阿原敲了敲额头：“我以前……可曾见过他？”

“没有！”小鹿答得很很快，“这么病恹恹的，小姐不会喜欢。不过……长得的确好看，就是太瘦了！”

正说话时，只见一个小衙役飞奔过来，叫道：“原爷，可找到你了！出大案子了！”

阿原弹开指间的青草：“嗯？”

小衙役道：“朱蚀死了！”

“朱蚀？”阿原看向朱绘飞离开的方向，“朱绘飞的老爹？”

小鹿忍不住抓了抓头发，把好不容易理顺的头发又抓乱了：“这家人是不是有毛病？儿子叫猪会飞，老子叫……猪屎？”

阿原不由地大笑：“嗯，也许给这对父子取名的人，脑子进了屎吧？”

哪怕朱蚀真的是猪屎，他死了也算是沁河县的头等大事。

他是当今大梁皇帝朱煌的堂弟，却不知何故得罪了皇帝，连一官半职都没捞着，只能算平头百姓。可他到底是不折不扣的皇室宗亲，连诸皇子经过沁河，都会过来见见这位堂叔。有这样的根底在，李县令自然要十万火急地找回被视作心腹的阿原。

阿原赶过去时，朱家那位流连风月的长子还没回来，只有朱夫人、次子朱继飞和几名管事的在，跪在一边哭得涕泗横流，满屋子凄凄惨惨戚戚。

见阿原到来，李斐擦着额上的汗，说道：“仵作刚已验过尸，应该是服用仙丹过量，得道升天了！”

阿原看着前方地上那具五官扭曲的尸体，抚额道：“仙丹？得道升天？”

李斐道：“已经问过了，这两三年，朱蚀身体不怎么好，一直在服用丹药，寻求长生不老之道。”

说是朱家老爷，其实朱蚀也不算老，从尸体来看，也才五十不到的模样，比朱

绘飞还要胖几分，腹部隆起得厉害。他的脸色发黑，面部和手足都生了不少红色的疹子；双目微张，口鼻流涎，兀自留有亮闪闪的半干残液。阿原托起尸体下巴细看其口内，可见其牙龈肿烂，口疮犹存。

阿原转头看向仵作：“我说兄弟，得道升天就是这种死状？”

仵作干笑一声，慢吞吞地道：“听闻炼制丹药需用到水银，若急于求成，一次性服用太多，那就……”

过量服用水银，很可能引发急性中毒，如皮肤丘疹、口腔溃烂、胸腹肿胀等都是明显的水银中毒迹象。但如果他的死是服用自家炼制的丹药所致，说他得道升天也未为不可。他死得瞑目，家人也免得伤心。

阿原拍拍手站起身：“既然朱老爷求仁得仁，谁报的案？”

朱家母子背后，一名管事忽地站起，高声叫道：“是小人！是小人报的案！老爷前天还好好的，昨天忽然嚷着头痛，手足发抖，夜间就没了！他服食那灵鹤髓已经一两年了，每日神采奕奕，怎么会突然归天呢？”

另一名叫井乙的老捕快走过来，道：“这个王管事一直说有人下毒，我等方才已检查过朱老爷近日的饮食，倒也看不出蹊跷。这药就是朱老爷所服的灵鹤髓，听闻炼制所需的原料里的确含有水银。”

他捧来一个玉盒，打开盖子，便见里面有二三十枚浅褐色药丸，香气扑鼻，倒也令人心神愉悦。小鹿看到尸体，本缩着头躲在一边，闻着那香气却不由地上前走了两步，深深呼吸数下，说道：“这朱老爷倒挺有品位，药丸子也弄得这般香！”

阿原接过，一颗颗剥开外壳仔细闻着，说道：“这香味只是丸子外层的，虽好闻，却会迷幻人心，即便不服食下去，也觉得身轻体健。”

她挑出其中两颗递给井乙：“找个大夫仔细研究下这两颗药的成分，看到底有什么不同。”

李斐本已打算按朱蚀自行服药“得道升天”结案，闻言忙道：“有异样？”

阿原揉揉鼻子：“看着都是一样的药丸，但剥开外壳后，发现它们的气味不一样。”

井乙闻言也对着两颗药丸子嗅了又嗅，嘀咕道：“阿原，你长着狗鼻子吗？我怎么闻着都差不多？”

他虽这般说着，到底信得过阿原的本事，正待去安排时，那报官的王管事忽然膝行上前，高叫道：“果然药被掉包了？我就知道！我就知道！那天早上二公子进过老爷的房间，那时辰，正是老爷服药的时间！”

那位一直垂首跪地的二公子朱继飞蓦地抬头，眼神间有藏不住的惶恐和愤怒：“这……没有，我没有……我怎么会害我的父亲？”

外面，已传来男子的咆哮：“谁？谁害了我爹！”

便见朱绘飞笨重的身体飞一般地奔了进来，愣愣地看了眼榻上父亲的尸体，忽

双膝一曲，跪过去号啕大哭，却震得木榻簌簌摇动，连门窗都嗡嗡地响着，叫人忍不住担忧，下一刻整个屋子都塌下去，盖住这一生一死两个胖子，顺道拉了满屋子的人陪葬。

李斐、阿原等向后退了几步，朱继飞却膝行上前，与朱绘飞跪于一处痛哭流涕，倒也不见真相被揭穿的惊惧。

朱绘飞和朱继飞这兄弟俩都和老爹朱蚀的眉眼有几分相像，但朱继飞瘦瘦高高，便觉斯文清秀多了。兄弟俩抱头大哭时，那对比更是明显，朱绘飞看起来简直比蠢猪好不了多少。一白遮三丑，一胖毁所有，果然是万古不易之真理。

阿原啧啧地叹了一声，才发现跟随朱绘飞回府的，除了随身的侍仆，居然还有那个叫作景知晚的年轻人。

虽不在马背上，他依然眉眼岑寂，即便唇角有一抹淡淡的笑意，也掩不住那骨子里透出的清冷孤傲。他正静静地扫过屋中诸人，掠过阿原时，又似稍稍顿了下。

阿原正准备继续研究手中的药丸，被他那么淡淡地看了一眼，忽然间便觉得有些呼吸不畅，原先有条不紊的思绪也不知飘到哪里去了。

而景知晚已若无其事地上前，向李斐行了一礼：“大人！”

李斐看到他，脸上已堆满笑，说道：“景县尉，你来得正好，如此大案，正需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商议。阿原、井乙，来见过景大人！景大人从京中来，今早才到县衙上任，以后县里这些案子，你和井乙就听景大人的安排吧！”

景知晚上前向阿原、井乙作揖，简洁地自报家门：“景知晚。”

阿原、井乙已听得蒙住了。

县尉执掌治安捕盗等事，这一职位沁河县空缺已久。这一来等于给阿原、井乙等捕快安了个顶头上司。

李斐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，眼见这京中突然安排过来这么个县尉，未必晓得原因，却也不敢得罪，明知他是自己的下属官员，也是以礼相待，不敢疏忽。

井乙最先回过神来，先不忙着去找大夫验药，满脸堆笑地行礼道：“小人井乙，见过景大人！”

阿原定定神，将手中那颗药丸装入一个小小的陶罐，方上前道：“阿原见过景县尉！”

景知晚向井乙示意免礼，神情温雅却疏离，转向阿原时那疏离似更深了些，有种秋霜般的清寒。他看向阿原放到小鹿手上的陶罐，用清朗好听的声音问道：“那颗药丸怎么了？”

阿原实在不晓得自己是否和这人有过交集，仔细看他的神色，又看不出有明显异样，遂道：“没什么，证物而已。”

景知晚走过去，将那药丸看了一眼，然后扫向朱夫人和她身后的侍女。

因事发突然，她们虽换了素衣，去了簪饰，面上犹有原先敷的脂粉未及洗净。朱夫人的手上还套着个宽边的金镯子，指甲用凤仙花染了浅浅的胭脂红。如今她一脸悲戚地看着朱绘飞、朱继飞，说不出是惶惑还是怨恨。

井乙见景知晚看过去，忙低声说道：“县尉大人，这朱夫人是续弦，并非朱家二子的生母。朱绘飞的生母早已逝世，朱继飞则是妾室所出。”

将井乙的话听入耳中，李斐“啧”了一声，立时吩咐道：“阿原，你去搜一搜朱继飞的屋子！”

阿原带着朱家兄弟步入朱继飞的卧房，差役们得了吩咐，早已四处翻找起来。

朱绘飞跟朱继飞说了几句话，揉着红通通的眼睛向前走了几步，问道：“为何搜我弟弟的屋子？”

井乙欠身，笑容可掬地说道：“大公子，咱们这也是例行公事。”

朱绘飞便指向阿原：“是不是这不阴不阳的家伙存心找我们的麻烦？我跟你说，小子，敢公报私仇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们那位景县尉，可是我的好友！”

“哦！”阿原无视朱绘飞投来的谴责眼神，抱着肩走向床榻边，悠闲地说道：“好友……甚好。我会禀明知县大人，让景县尉回避。”

“喂，你……”

朱绘飞捋起袖子，很想冲上前将她痛揍一顿，好让她见识见识朱大公子的拳头有多狠，气概有多猛。只是刚向前走一步，他那被阿原踹过的屁股歪了歪，脚下便有些瘸，纵然真有天大的气势也出不来了。

他摸了摸屁股，疑惑地看了看阿原白净纤瘦的巧手。

这样的小拳头，打在身上本应该像傅姑娘那般，软绵绵的、轻飘飘的，让人销魂蚀骨，而不是酸痛入骨。

阿原懒得看他愣头愣脑的模样，走上前察看差役从枕下掏出的东西。

两颗褐色的药丸，香气怡人。

井乙上前只看一眼，已吸了口香气：“让朱老爷得道升天的仙丹？”

阿原将一颗药丸的外层刮开了些，嗅了嗅，问朱继飞：“这是你的东西？”

朱继飞怔了怔：“这是我父亲素日所服的灵鹤髓，我没服用过，不知这是从哪

里来的……”

朱绘飞挤上前来，倒也很认真地将那药丸看了一下，道：“没错，这就是灵鹤髓。虽然也算珍贵，但咱们这样的人家，要什么没有？就是我爹送了几颗给二弟，又有何奇怪的？”

阿原问：“你如何认得这是灵鹤髓？”

朱绘飞得意地笑：“姓原的，你狗眼看人低，真当我是草包？这灵鹤髓所用的药材远非寻常丹药可比。别看这么一小颗丸子，你辛苦一年都未必赚得来！不少炼药的原材料性热，不宜久服，故而从海外寻来血气平和又有灵性的赤颈鹤，日日喂它们药材，每隔半月采一次它们的血，再用血来炼药，使得药性中正和平且多了仙鹤灵气，久服更见功效，方才取名为灵鹤髓。”

阿原道：“嗯，从你那父亲大人如今的状况来看，功效的确不错。要不要把你家的赤颈鹤也用金棺材装上，送到地下继续效力？”

别说两名差役，连井乙都忍不住笑了。

朱绘飞恼羞成怒，说道：“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这丹药里有灵鹤血，颜色和寻常药丸不同！这就是我父亲所服丹药，有两颗出现在二弟的枕下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阿原拈着那药丸，悠悠而笑：“这药里有没有灵鹤血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药的气味和你父亲素日所服的不一样。”

朱绘飞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：“呸！官府的狗腿儿真是名不虚传，这狗眼、狗鼻子真是与众不同！我警告你，若冤枉了我二弟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阿原不理他，看这边差不多了，遂将那两颗药丸作为证物先收了，吩咐道：“走，再去搜下大公子的卧房！”

朱绘飞怔了怔，忽然叫道：“你……你公报私仇！我要去找你们知县理论！”

阿原道：“你爹死得蹊跷，你不想着查明真相，反而处处阻挠公差办案，可见心中有鬼。不搜你搜谁？”

朱绘飞道：“你……你敢！”

阿原丢过去一记大白眼，喝问外边的管事：“还不领我们去大公子的卧房？”

她的手指细细长长，但握剑握得很稳当，连同剑柄一起搭上那管事的肩膀时，那管事便觉得那剑锋隔着剑鞘冒出丝丝寒气，如毒蛇在耳边吐着信子，惊得一缩脖子，立时恭恭敬敬在前面领路，再不敢看一眼他家大公子。

朱绘飞摸着酸痛的屁股，到底没敢伸手拦她。他站在原地愣了半天，问朱继飞：“二弟，你不会真在灵鹤髓里做什么手脚吧？”

朱继飞揉着通红的眼睛道：“哥，我不知道那药丸从哪里来的。而且，她也去搜你的屋子了……”

刚不是说原捕快公报私仇吗，指不定也搜出几颗有毒的药丸子来……

朱绘飞的脑门上顿时冒出大颗汗珠，一个纵身跳起来，叫道：“等我一起才算数！休想嫁祸给我！啊——”

随着砰的一声，他奔得太过激动，撞到了门框上，重重摔到地上。

井乙忙将他扶起，看着他瞬间青紫的眼眶，摸了摸自己的脸，都有些替这位肉厚皮却不粗的贵公子疼痛。

阿原却笑出一对好看的酒窝，悠悠道：“按大梁律令，搜你屋子也需你在场。大公子，你屋子里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，为何这般着急？”

朱绘飞差点气得呕血，一抬头正见知县李斐、县尉景知晚走来，似看到了亲人，忙冲过去，正了正脸色，道：“二位大人，原捕快公报私仇，还想搜我的屋子！”

阿原道：“既有嫌疑，自当例行公事！”

朱绘飞的脸都气歪了，却把伤处牵得越发疼痛，忙捂着眼睛道：“笑话！我是朱府嫡长子，要什么没有，害我父亲做什么？你分明就是因为想和我抢女人，故意与我作对！”

李斐知道阿原是女子，咳了一声，问阿原：“他有何嫌疑？”

阿原低声答道：“大人，从朱继飞的枕下搜出两颗药丸，与朱蚀那些被换了的药丸气味相同。只是大人见过谁把可能害人性命的药丸放在自己枕下，等着人去搜呢？”

富贵人家多有服药强身的习惯，房中出现各色药丸都不稀奇，只是这害人的药丸不但没被好好收藏起来，还生怕别人发现不了似的单单放了两颗在枕下，未免匪夷所思。

朱绘飞的眼睛差点撞瞎，耳朵却还没聋，思维的反应速度也比他壮硕的身体要敏捷得多，几乎立刻叫起来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难道怀疑我嫁祸我二弟？”

阿原道：“朱大公子，我可没这么说。如今真相未明，大家都有嫌疑。不仅你，连你母亲的屋子也难免要例行搜查一番。如此推三阻四，难道大公子房中还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井哥，咱们待会儿倒要仔细翻找翻找。”

阿原笑得两眼弯弯，明明很好看，朱绘飞两眼冒火，恨不得一拳将那笑脸砸个稀烂。可看着阿原淡定持剑的细巧手指，朱绘飞连伸拳都不敢，目光扫过偏心阿原的李斐，然后奔向倚门静立的景知晚：“景兄弟，你说这算什么事儿？若我爹真的是被歹人所害，我们就是苦主，怎的这原捕快拿凶拿到我们头上来了？”

景知晚眸深若水，声音也清清淡淡的：“哦，大公子既是苦主，必定也急着查明真相，便请大公子在前面带路，大大方方地让原捕快搜上一回，既可洗去嫌疑，也可令那些妄加揣测之人无言以对。”

阿原听得他言语间并无善意，不由抿唇看他。

景知晚并不回避她眼底的疑惑和愠怒，唇角笑意清凉，却吐字尖锐：“查案便查案，

徒逞口舌之利，着实不像公门中人，倒与那些撒泼无礼的市井妇人一般无二。”

朱绘飞听得心里舒服多了，立时觉得辩不过这个市井泼妇般的原捕快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，忙道：“景兄弟说得极是，极是！我便领你们前去我那屋子！”

他也顾不得屁股酸疼，颠儿颠儿地赶到前面带路，比被阿原用剑逼着的管事行动迅捷多了。

阿原站在原地，看他们走出好一段路，方才抚了抚额，冲着景知晚的背影翻了个白眼，“嘁”了一声。

小鹿算是阿原的半个助手，时刻跟在阿原身边，早将眼前之事看得分明，跳过来悄声问道：“小姐，你得罪这县尉大人了？”

阿原道：“我跟他今天才头一次见面，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吧？我有得罪他的地方吗？”

“顶多得罪了他的狐朋狗党……”小鹿沉吟片刻，忽一拍大腿，“是了！我虽没在原府见过他，但保不齐小姐在外面见过。可能小姐不喜欢这种病美男型的，冷落了他，他求而不得，因爱生恨，如今再看到小姐，自然处处找碴儿了……”

阿原道：“小鹿，你去找找茶馆那个说书先生吧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问问他还收不收徒。你这编故事的天赋，做我的丫头真是可惜了……”

小坏见生人都离得远了，便又飞过来，落到阿原肩上，钩子般的尖喙啄歪了她的帽子。

阿原扶住帽子，看着她的鹰，笑道：“看来看去，还是我家小坏最慈眉善目。”

小坏未必懂得阿原在说什么，却听出主人在表扬它，立时兴奋起来，振翅飞起，然后盘旋着俯冲向那边的围栏。

却听鹤唳声起，夹杂在翅膀扑棱声中，更添嘈杂。

阿原心念一动，忙奔过去看时，两名养鹤人正拎着棍棒急匆匆地把小坏往外赶。围栏中有十余只灰鹤犹自慌张地四处乱撞，只是翅膀上的羽毛差不多被齐根剪去，无法飞起逃走。

那鹤腿长颈长，伸出的喙足有四寸长，与寻常灰鹤无异，只是脖颈和头部有一大圈鲜艳的朱红，想必就是朱蚀用来采血炼药的赤颈鹤。

阿原细细看时，果然发现有些鹤的腿部包着纱布，犹有干涸的血迹。她问养鹤人：“这是你们老爷养的？最近几次采血，可有记录？”

养鹤人嘀咕道：“方才不是已经问过了吗？”

“谁问过？”

“知县和那位县尉大人呀……”

阿原来到朱绘飞的屋子时，正听得朱绘飞咆哮不已，震得窗外一只画眉惊恐地拍着翅膀，只恨脚下绑了细细的铁链子，怎么也逃不开这气震山河的号叫。

屋内药味冲天，一炉丹药正被踹翻在地，药丸滚得满地都是。朱绘飞是朱家长子，他的屋子极大，还单独隔出一间做了炼丹房，瞧来是打算继承他父亲的衣钵，将炼丹进行到死了。

景知晚捏开一粒药丸说道：“用的材料不错，一颗药丸的价值应该顶得上半碗米饭了。”

朱绘飞擦着满头的汗，闻言更是暴跳如雷：“这里面用了千年人参、百年灵芝，一颗药差不多能顶得上这么大的一块黄金，你说顶半碗饭？景兄弟，你家饭粒是金砂煮的吗？”

景知晚含笑看他，言语温和：“倒也不是。只是用一些萝卜和现采的蘑菇制成，除了新鲜味美些，实在不比米饭营养丰富。”

“萝卜！蘑菇！”朱绘飞抓狂，“里面还有灵鹤血！你怎不说里面是鸡血！”

景知晚又将那药丸揉碎，认真观察了一下，眉眼更是和煦如春日暖阳：“大公子，你说对了，这里面渗的是鸡血。”

朱绘飞怒道：“你方才还说那空瓶子里有灵鹤血的气味……”

景知晚笑得温柔：“大公子，瓶子里有灵鹤血的气味，和这炉丹药用萝卜、蘑菇与鸡血炼制，并不冲突。”

小鹿刚走到门口，开始以为听错了，待听景知晚细说了那丹药的配方，忍不住笑得弯下了腰：“萝卜、蘑菇、鸡血？哈哈哈，朱大公子何不直接炖汤来喝？总比炼成这黑乎乎的模样更味美、更爽口吧？”

李斐咳了一声，阿原忙向小鹿示意，止住了她太过张扬的嘲笑，走过去问道：“什么空瓶子？”

那边差役已用托盘呈来一个瓶子，和两颗拾起的药丸。

景知晚懒懒地扫向她：“听闻原捕快颇通医理，想来更能辨得分明。”

他的声音清醇柔和，本该令人听得心情舒畅，可阿原总是能听出其中暗含几分嘲讽之意。她又将他打量了一番，方懒懒地道：“我并不懂医理。景县尉为何认为我一介武夫会通晓医理？”

景知晚微微一笑：“我略通医理，方才辨得出丹药原料。原捕快不通医理还闻得出药味的差异，莫非真是狗鼻子？”

他揉了揉挺拔如玉的鼻梁，又是一笑，竟拂袖走出屋去。

这一回，朱绘飞都已听出景知晚在嘲讽阿原了，很是解气，但眼见景知晚离屋，不由地慌了，连声唤道：“景兄弟！景兄弟！”

李斐走到阿原身边，低声问：“你们以前见过？有过节？”

阿原终于可以确定景知晚不仅不喜欢她，甚至还厌恶她，却也只能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李斐疑惑：“可我看他待人不错，对你怎么会……”

阿原摸摸自己的脸，冲李斐做了个鬼脸：“或许……嫉妒我比他貌美？”

李斐撑不住，扑哧笑出声来：“这个，倒也有可能……”

小鹿的眼睛滴溜溜转着，得意地冲阿原使着眼色。

景知晚嫉妒阿原的美貌……嗯，相比之下，似乎求而不得因爱生恨的可能性更大些。

不过，恨也罢，恼也罢，阿原拍了拍自己的剑，没觉得自己需要退缩或害怕。她去检查那个在角落里拾到的空瓶子，也揉开一颗药丸细察，然后说道：“我虽不通医理，倒还真能从这药丸里闻出鸡肉味儿来……小鹿，晚上我想吃小鸡炖萝卜。”

朱绘飞冲到她跟前，胖胖的手指头差点指到她的鼻子：“你血口喷人！”

阿原笑眯眯地对小鹿说道：“再来一盅鲜蘑汤，别放猪肉。听闻猪肉吃多了不但会胖，还会蠢，蠢得跟猪似的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不过今天开始，你大概不会再蠢下去了！”阿原转向李斐，“空瓶中有残药气息，应该就是装那假灵鹤髓的瓶子。朱绘飞近日接连取过灵鹤血，却用鸡血炼药，看来大有嫌疑！请大人将朱绘飞收监，做进一步审理！”

李斐虽万分不愿得罪皇室宗亲，但如今线索分明都在指向朱家兄弟，只得道：“来人，先将朱绘飞带回衙门，待详加审理后再处置！”

朱绘飞叫道：“什么叫我大有嫌疑？姓原的，你脑子被女人啃掉了？我为何要杀我爹？”

阿原踢了一脚翻在地上的炼丹炉，笑容灿烂：“因为你脑子已经被这炼丹炉炼化了啊！正常人是不会杀父，可正常人会拿萝卜、蘑菇来炼药吗？”

“……”朱绘飞转头向缩在屋外的小厮咆哮：“根幽呢？”

那边小厮嗫嚅道：“根幽师父在屋中为大公子炼药，很少外出。不过自从老爷出事，似乎就没再看到根幽师父……指不定到傅姑娘那里去了……”

阿原向井乙使了个眼色，井乙明了，立时带了一名公差出去，径直奔花月楼而去。

李斐则安抚道：“朱绘飞，我们也只是请你去协从审讯而已。真相如何，自然还需继续调查。”

朱继飞紧紧挽着他兄长的胳膊，说道：“要去也可以，需我带了侍仆相伴才行。”

李斐原本就没想拿这宗室子弟怎样，闻言便顺手推舟道：“若二公子执意如此……那就请二位尽快安排一下吧！”

朱绘飞听有弟弟相伴，倒也安心不少。朱继飞去安排了一下父亲的后事，还向